

# 北洋军阀 统治时期史话

(1895~1928)

陶菊隐·著

# 武夫

# 当

# 国

商务印书馆



北洋军阀  
统治时期史话

（1912—1928）

第1卷

武

大

国

史





(1895 ~ 1928)

北洋军阀  
统治时期史话

陶菊隐·著

武 夫 当 国

海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陶菊隐著. -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6.10

ISBN 7 - 5443 - 1825 - 7

I. 北… II. 陶… III. 北洋军阀史 IV. K25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7030 号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

作 者: 陶菊隐

责任编辑: 野 夫

整体设计: 蒋宏工作室

印刷装订: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海南省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 编: 570216

经 销: 新华书店总经销

出版日期: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70×970 毫米 1/16

印 张: 92.25

字 数: 1460 千

书 号: ISBN 7 - 5443 - 1825 - 7/K·156

定 价: 128.00 元 (全五册)

---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 第四部 直系当家 1920~1924

曹锟买来的总统、吴佩孚的太上政府

### 第五十一章 北京政府的新统治者…………… 3

北京政府通缉安福祸首。王占元枪决张敬汤。直奉两系在安徽、江苏的地盘之争。吴佩孚政治受挫。江苏督军李纯自杀之谜。

### 第五十二章 南方内战新形势…………… 21

广东的粤桂系之争，桂系退出广东。孙中山重组军政府。四川的川滇军之争，滇军退出四川。贵州刘显世被逐下台。湘军谭赵程三派内争，赵恒惕胜出。

### 第五十三章 唐继尧、陆荣廷相继下台…………… 44

各省自治风潮。顾品珍成功驱唐，主政云南。刘存厚退出四川。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统。湖南政局新变化。粤桂战争爆发，陆荣廷兵败逃亡。

### 第五十四章 北方“四巨头”会议…………… 62

天津会议上的“探亲相骂”一幕。直系对河南问题的一发

一收。皖系树起“联省自治”旗帜以自保。陕督阎相文自杀之谜，冯玉祥继任陕西督军。

## **第五十五章 吴佩孚用兵湘鄂川…………… 73**

湘军的“大湖南主义”野心。吴佩孚借刀杀人，王占元惨遭算计。湘直战争，最激烈的一次内战。川军“援鄂”失败。

## **第五十六章 北京政府的闹穷风潮…………… 91**

华盛顿会议讨论山东问题。穷政府，富个人。美国烟酒借款案的无耻一幕。直奉两系在内阁问题上的激烈斗争。

## **第五十七章 西南各省内讧的新发展 …………… 107**

广东大政之争：孙中山对决陈炯明。湖南公布民国第一部省宪法。唐继尧起兵再回云南。袁祖铭组织“定黔军”攻入贵阳。

## **第五十八章 第一次直奉战争 …………… 119**

“亲戚亲不如部下亲”。奉军入关，曹锟下令不得抵抗，吴佩孚积极备战。直奉开战，奉军溃败。张作霖改称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继续把持东北。赵倜兵败下台，冯玉祥继任河南督军。

## **第五十九章 黎元洪再任总统 …………… 137**

南北两总统被逐下台。江西政局更动。直系保洛两派初步分家。陈炯明围攻总统府，北伐受阻。川湘桂三省新形势。

## **第六十章 曹锟吴佩孚的窝里斗 …………… 159**

直系全盛时期的内争：保洛两派的内阁之争；两大战将的矛盾：吴佩孚排斥冯玉祥；一波三折的财政总长逮捕案；“大帅”不敌“老师”，吴佩孚低头认输。

## **第六十一章 徐树铮组织短命政府 ..... 185**

徐树铮在福建组织短命政府。广东局势的风云变幻：滇桂军驱陈成功，陈炯明下台；滇桂粤三军备战广州；孙中山再回广州。

## **第六十二章 艰难内阁 ..... 196**

齐燮元统一方案的“美丽设想”。两姑之间难为妇的张绍曾内阁。北京学潮。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孙传芳接掌福建军政大权。广东、四川、贵州内战再起。孙美瑶临城劫车案。

## **第六十三章 直系军阀驱逐黎元洪的恶剧 ..... 218**

阁员内部的狗咬狗丑剧。军警索饷、“公民团”示威、劫车索印案：民国最郁闷总统黎元洪。

## **第六十四章 曹锟：1356万买来的总统 ..... 230**

全国反对直系的浪潮。黎元洪投奔卢永祥的闹剧。江浙和平公约。曹锟当选总统。新政府的外交困境。

## **第六十五章 国民党改组和湘粤川内战 ..... 251**

湖南内战新浪潮。国民党改组和广东内战。重庆的三次攻守战。

## **第六十六章 “太上政府”吴佩孚 ..... 269**

吴佩孚拉拢卢永祥失败。曹锟：总统难当。吴佩孚的威风。直系内部的反吴三角联盟。“游方总理”的恶剧。吴佩孚用计阉湘川贵。

## **第六十七章 第二次直奉战争 ..... 288**

江浙战事：最文雅的一次战争。张作霖六军入关。吴佩孚点将四照堂，冯玉祥倒戈北京城。冯军驱逐溥仪出官。奉冯两派的新斗争。直系组织十省同盟以自保。



#### 第四部

## 直系当家 1920~1924

曹锟买来的总统、吴佩孚的太上政府

江河日下，一蟹不如一蟹。新掌政权的直系领袖吴佩孚，真正是前有狼后有虎，中间还有催命的小阎罗：外有奉、皖、孙（中山）的“反直三角联盟”，内有保派（曹锟派）和洛派（吴派）的明争暗斗，以及冯玉祥、王承斌、齐燮元的“反吴三角同盟”。何况我们的吴大帅，还有一个武力统一南北的梦想。北京政府的“家”实在不好当！

北方直奉两系暗暗的摩拳擦掌终于爆发为两次大战，内部的“反吴三角同盟”真成了催命阎罗，关键时刻，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反戈一击，吴佩孚兵败如山倒。

南方的内战你来我往，最见历史的相似性，一如战国，一会联横，一会合纵，时而远交近攻，时而局部中立（“省区自治”）。游说之士往来其间，枪杆子翻云覆雨。而整部军阀统治史，尤以四川、湖南、广东的内战最激烈和最引人注目，更往往关乎全局，牵一发而动全身。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南方首次向北方发出了“北伐”的呼声。孙中山的北伐军入赣入闽，虽因后院起火而失败，但以前从来只有北方打南方的份，此次南方北伐，历史似乎就要迈过一道新的门槛。

这一时期，“文”人的活动，则以“曹锟贿选”的一幕最为精彩、引人入胜。

## 【本部分主要人物】

**曹锟**（1862~1938） 字仲珊，直隶天津（今天津市）人。新直系的领袖人物，1923年当选为总统，一年后下台。

**吴佩孚**（1874~1939） 字子玉，山东蓬莱人。曹锟的第一员大将，新直系的实权人物，1920年在段祺瑞下台后开始掌控北京政府，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而下台。

**张作霖**（1875~1928） 字雨亭，奉天海城（今辽宁）人。绿林出身，民国后实际统治东北多年，在历年政局变动中都有一定表现。1924年战胜吴佩孚后成为最有实力的军阀，1927年在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称陆海军大元帅。1928年在皇姑屯爆炸中被炸死。

**卢永祥**（1867~1933） 字子嘉，山东济阳人。皖系重要干将，经营江浙多年，1924年“江浙战争”中兵败下台。

**张绍曾**（1879~1928） 字敬舆，直隶人。士官生，早年“滦州兵谏”的主要领导者，民国时期重要的政治活动家，1923年组阁，出任内阁总理。

**吴景濂**（1873~1944） 字廉伯，奉天（今辽宁）兴城人。民国时期重要的政治活动家，先后组织过统一共和党、益友社等，历任奉天谘议局议长（1909年）、众议院议长（1917年）、非常国会议长（1917）、众议院议长（1922），在曹锟贿选活动中有积极表现。

**王宠惠**（1881~1958） 字亮畴，广东东莞人。著名法学家，民国时期的重要政治活动家，历任外交总长、司法总长等职，1922年组阁，出任国务总理。

**谭延闿**（1880~1930） 字组庵，号畏三，湖南茶陵县人。早期君主立宪派人士，民国时期的重要政治活动家。曾任湖南督军、省长等职，与赵恒惕同为湖南政权的主要争夺者。1928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

## 第五十一章 北京政府的新统治者

### 一 北京政府通缉安福祸首，解散安福俱乐部。吴光新被王占元捕禁判刑。王揖唐逃往日本。日本公使通告收容祸首。徐树铮从日本兵营逃走

直皖战争结束后，北京政府面临着惩办祸首、收束军事等问题急需解决，同时还需要解决内阁、和会、国会、外交等一系列的问题。

在惩办祸首问题上，徐世昌和直系军阀的意见产生了很大距离。徐对祸首名单主张尽可能压缩在极少数的几个人身上，对段不但置而不问，还要予以适当的优礼，对各省皖系军阀的地盘地位不予更动，对一般皖系政客和安福系次要分子一概不究既往。在这个问题上，张作霖与徐的意见是比较接近的，他与皖系并无不可解的深仇，还想收集皖系的残余势力，壮大自己的声势，以与直系相抗衡。吴佩孚则主张彻底地肃清安福系分子，查抄祸首财产提充善后经费，解散安福国会，将段幽禁于汤山。曹锟为了保持与张作霖的合作关系，他的态度不像吴佩孚那样激烈，但也主张必须惩办一切与事变有关的皖系政客和安福系分子，以明责任。

边防军失败后，段由团河回到府学胡同居住。他既不逃往天津，也不托庇于东交民巷外国饭店或者日本公使馆。靳云鹏还跑到府学胡同来安慰他，师生两人曾抱头大哭一场。

直军提出了一张祸首名单，这张名单始终没有公开出来。名单内有曹汝霖、陆宗輿二人。这两个人都是段内阁主持卖国外交、经手日本借款的主要人物，陆宗輿在直皖战争时还垫付过定国军一笔军费。但是徐世昌和曹、陆两人有着一一种不可告人的政治关系，他就亲笔把他们的名字从名单

中勾掉了。

惩办祸首命令未发表前，李纯请求加入王揖唐为祸首之一，王占元也请求把吴光新的名字摆在里面。徐世昌认为这两个人都不在北京，没有直接参加战争，应当另案办理。1920年7月29日，北京政府下令通缉祸首10人，计有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sup>①</sup>、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等。并明令罢免湖南督军兼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吴光新的本兼各职，吴光新所部军队，交由王占元收束处理。这道命令实际上是“马后炮”，因为在命令未发表前，吴光新早就被王占元逮捕了。原来7月上旬直皖战争将发动的时候，吴光新奉着段的密令，调遣驻防宜昌、沙市的部队集中汉口，准备出兵河南攻击直军后路。吴光新在1913年调到湖北的时候，所部只有第十三混成旅一旅。1917年8月，段内阁派吴光新进兵四川，并命王占元拨出第二混成旅（刘跃龙旅）归其节制，随同入川，吴自己又招编四个混成旅，因此共有兵力约一万数千人。这时，吴军赵云龙一旅在信阳，刘跃龙一旅在广水，其余各旅在宜昌、沙市、巴东一带。王占元事前派第十一师师长李奎元部到信阳，鄂军第四旅旅长刘佐龙、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孙传芳两部到广水，监视豫南、鄂北吴军，又派第十八混成旅旅长赵荣华到潜江，会同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派兵监视鄂西吴军。吴光新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7月16日还在汉口海天春西菜店大宴武汉文武官员。宴后吴渡江到武昌访问王占元，王向他说道：“听说老兄调兵遣将，集中汉口，意欲何为？”吴极口否认其事。王拿出从电局里查出的吴的调兵电报交给吴看。吴不能抵赖，就老羞成怒地说：“我不归你节制。我调我的兵，与你湖北督军什么干干！”王也沉下脸色来说：“正因为我是湖北督军，负有维持地方的责任，我就管得着你！”说着，就指挥侍卫将吴扣留起来，软禁在督军署花园内，但仍予以相当优待。同时，在汉口后城、桥口一带的少数吴军被缴械遣散，在信阳的赵旅稍有抵抗也被第十一师包围解散，其余各旅则均表示降服，由王占元接收改编。9月5日，王占元所组织的军法会审判处吴光新以15年的有期徒刑。

直皖战争发动后，李纯下了一道密令，以“通匪有据”的罪名通缉在

---

① 王郅隆是安福系议员，也是倪嗣冲的财政经纪人。

上海招摇撞骗的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王揖唐先逃往杭州托庇于卢永祥，随后化装逃往日本。8月7日，徐世昌也以“勾结土匪，希图扰乱”的罪名，补下了一道通缉王揖唐的命令。

7月29日，北京政府通缉祸首的命令发表前，曾将祸首名单先期通告外交团，请其拒绝收容。外交团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英、美、法三国公使都不承认安福系分子为国事犯，建议以外交团全体名义发表声明，拒绝收容祸首。但是日本公使不同意，并且联合荷兰、意大利两国公使表示反对。西方三国只得单独告诫本国侨民和商人不得收容以上十名祸首。命令发表后，王怀庆派有便衣军警在东交民巷使馆界长期守望，并在巷口悬挂祸首照片，倘遇祸首逸出，即行拘捕。

北京政府对亲日卖国集团和安福系分子的纵容宽大，引起了全国各方面的一致不满。各省人民团体纷纷通电指出：段祺瑞乃是卖国集团的首领，曹、章、陆三人又系“国人皆曰可杀”的卖国贼，何能置而不问！甚至复辟派康有为也有通电请诛段以谢天下。但是8月1日徐世昌补下了一道命令，除十祸首而外，其余概免株连。

7月25日，奉军曾到安福俱乐部进行搜查。8月3日，徐世昌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不承认安福系为政党，而认为是一个“构乱机关”，但又再度声明：“除已有明令拿办诸人外，其余该部党员，苟非确有附乱证据者，概予免究。其各省区设有该部支部者，一律解散。”这道命令引起了曹锟、吴佩孚和长江三督的严重不满，徐世昌才又于7日补发两道命令，除通缉王揖唐外，还以“附乱有据”的罪名，通缉安福议员方枢、光云锦、康士铎、郑万瞻、臧荫松、张宣6人。

8月7日，北京外交部致函外交团领袖公使、法国公使柏蒲，请其设法交出藏匿于使馆界内的祸首，予以引渡。柏蒲将这个文件转达各国公使，请其自行办理，直接回答北京政府。各国公使均以本使馆内并未藏匿祸首作为回答。日本公使因为事情掩盖不住，只得于9日正式通告北京政府和外交团，中国政府所列祸首十名，除李思浩外<sup>①</sup>，其余九名均来本使馆请求收容，为了尊重国际惯例，已将彼等收容于日本兵营内。这个通知发布后，全国舆情更为激动，纷纷电请北京政府提出严重交涉，继续要求

---

<sup>①</sup> 李思浩单独逃往华俄道胜银行。

引渡，但是日本政府对北京外交部屡次提出的引渡交涉，一概置之不理。相反，光云锦藏匿于崇文门大街日本人所设的扶桑馆内，被警察查明捕去（8月24日），日本公使还提出了中国警察不应侵犯日本商人的严重抗议。

在民国历年来的政局大变动中，关于通缉祸首问题，从洪宪祸首到复辟祸首，都只是发表了一道“通而不缉”的官样文章，了此一重公案。本来军阀官僚争权夺利的勾当，并无真是真非，而战胜者与战败者过去又有着同根并蒂的密切关系，只求驱逐政敌下台，往往不为已甚，所以被通缉的祸首都能够逍遥法外，而经过一个时期，又往往能够受到特赦而重登政治舞台。但是这次直皖之战，有一个倒霉的光云锦因躲藏不慎落网，8月31日又有一个倒霉的臧荫松被捕落网。这在内战史中是很少有的事情。

8月20日，徐世昌又下了一道“胁从罔治”的命令。

11月16日，日本公使小幡照会北京外交部，徐树铮已从日本兵营逃走无踪。

## 二 直奉两系争夺收编败兵。王占元枪决张敬汤。马良被迫辞职。直奉两系争夺安徽地盘。北京政府派张文生继任安徽督军

关于收束军事和处置皖系残余势力的问题，引起了直奉两系军阀的更大矛盾。徐世昌原拟于边防军溃败之后大举裁兵，以减轻财政负担，但是直奉两系争先恐后地抢夺吸收边防军第一、第三两师的残兵败将，用以扩张自己的实力，徐世昌不敢过问。奉军首先在小站勒令龙济光所部新振武军缴械遣散，随后又将西北军宋子扬旅移驻通县，改编为奉军。直军也将第九、第十五两师接收，改派陆锦为第九师师长，齐宝善代理第十五师师长。不久宋旅在通县哗变，第十五师也在保定哗变，两部均被解散。张作霖疑心通县兵变是直系教唆所致，曾大发雷霆，几乎引起一场纠纷。其实，兵变在当时是极其普遍的事情，山东、湖北都有兵变发生，甚至新调到通县来的号称训练有素的第十一师也因兵变而被解散。

8月7日，边防军第一师师长曲同丰、边防军第三师师长陈文运、第九师师长魏宗瀚、第十五师师长刘询、谦威将军张树元等都受到免职查办的处分。刘询本来属于直系，这次被迫参加进攻高碑店的战争，因而也在

被惩处之列。第十三师师长李进才也被免职，但未受到处分，师长一职改由王怀庆兼任。

湖北方面，张敬尧残部由吴新田负责收容，指定在安陆县集中，收容后即以吴新田为第七师师长，受王占元的节制。8月11日，张敬尧的兄弟、自命为孔明复生的张敬汤被王占元逮捕，也和吴光新一样受到军法会审，9月10日被处死刑。张敬尧看见事情不妙，10月2日从汉口逃走了。

直皖战事初发动的时候，段曾电令吴光新、张敬尧两部到河南进攻直军后方，马良会同安武军李承业部进攻河南东部，驻洛阳的西北边防军两旅进攻郑州。但是吴、张两部在王占元的监视下，安武军在张文生的监视下，西北军在奉军许兰洲和宏威军赵倜两部的监视下，都不能发动。只有边防军第二师师长马良派兵由济南开抵禹城、平原，与直军第五混成旅旅长商德全部在德州对垒。7月18日，边防军第二师攻占德州，此时边防军第一师在涿州大败的消息传到，马良就不敢再进兵了。战争结束后，山东人民团体和学生代表都提出解散边防军第二师和惩办马良的要求。由于直系鞭长莫及，马良并未受到处分，山东人民团体派人去见马良，告以大势已去，不如自动辞职，马良只得快快地辞职赴青岛，所部由山东督军田中玉接收改编。

7月24日，驻洛阳的西北边防军宋邦翰、张鼎勋两旅长通电请求改归陆军部直辖。27日，吴佩孚复电令其缴械遣散。30日，西北边防军就在洛阳哗变起来，吴佩孚派王承斌带兵前往勒令解散。此外，在张家口的西北边防军也被王廷祯派兵解散，只有驻库伦的褚其祥旅因为远在边地，独获保全。

直皖战争前，被称为皖系或附庸于皖系的各省军阀有山东田中玉、安徽倪嗣冲、浙江卢永祥、福建李厚基、山西阎锡山、陕西陈树藩和刘镇华、甘肃张广建等。阎锡山曾出兵娘子关，刘镇华也曾出兵潼关，企图策应边防军作战，由于战争迅速结束，他们都悄悄收兵退归原防。直皖战争结束后，陈树藩鉴于自己的靠山已倒，想与陕西民军弃怨讲和，把他所俘获的民军司令胡景翼释放出来。胡景翼回到三原后，于9月1日改称陕西靖国军总指挥，仍与陈树藩为敌。张广建久为甘肃人民所切齿，他与陇南镇守使孔繁锦勒令农民种植鸦片，每亩抽收库平六两六钱，又派兵士保护运输烟土，每百两抽收十元，引起全国舆论的攻击，北京政府打算借口违

法种烟予以撤换。12月27日，宁夏护军使马福祥、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凉州镇守使马延勳、导河镇守使裴建准、甘州镇守使马麟联名通电，指斥张广建仇视回教，侵吞公款，宣布与之脱离关系。同月31日，北京政府调任绥远都统、第一师师长蔡成勋为甘肃督军，调任马福祥为绥远都统。

直皖战争结束后，山东人民展开了废除督军的运动，但因督军制一时尚不能废止，便又请北京政府改派吴佩孚继任山东督军。田中玉因不安于位而自请辞职，11月5日发出通电，“废督请自中玉始”。田中玉不是色彩鲜明的皖系军阀，在直皖战争时又曾一度劝阻马良出兵，所以直系对他尚无恶感，地位得以保全。

上海和浙江是皖系保存下来的最大据点，而卢永祥拥有北洋军第四、第十两师的雄厚兵力，也不容易被人打倒，因此卢永祥、何丰林的地位能够维持不动。福建督军李厚基北与浙江打成一片，南与粤军陈炯明订有停战条约，直系对他只能置而不问。

战后争夺地盘的核心在安徽。安徽督军倪嗣冲在皖系军阀中是个著名死硬派，此时病势沉重，在北戴河养病未归<sup>①</sup>。直皖战争结束后，安徽人民也和山东一样展开了废除督军的运动，但又表示如果一时不能废督，则请派冯玉祥继任安徽督军。另一方面，安徽督军一职成为直奉两系军阀你争我夺的目的物，张作霖竭力保举他的儿女亲家张勋继任<sup>②</sup>，李纯也保举徐海镇守使张文生升任。张勋是全国人民所唾弃的复辟首犯，安徽人民和各方面都激烈反对他继任安徽督军，于是张作霖又保举另一儿女亲家鲍贵卿调任安徽督军。<sup>③</sup>徐世昌本来打算派姜桂题任安徽督军，因为直奉两系对此席竞争甚烈，也就不敢提出了。

李纯保举张文生是别有用心的。张文生是张勋的旧部。以前张勋失败后，北京政府采取怀柔政策，派张文生为徐海镇守使，叫他驻守原防收抚

---

① 倪嗣冲的疾病拖延很久，到1924年7月12日才在天津死亡。

② 定国军讨曹锟的檄文指责曹锟、张作霖勾结张勋，重谋复辟。曹、张曾通电否认其事。张勋也有号电（7月20日）称，“博浪之锥，止于一击”，现在年将七十，“但求作太平之民，永拜共和之赐”。

③ 此时自治潮流风靡全国。吴佩孚为山东人，冯玉祥为安徽人，所以受到两省团体的推戴。为了迎合自治潮流，徐世昌主张派姜桂题到安徽，张作霖也保荐鲍贵卿继任安徽督军，姜、鲍两人都是安徽人。

辫子军。而徐海一带本系江苏督军的辖地，李纯久想设法收回。这次保举张文生就是把他推出门的一个做法。张文生为了讨好张作霖，曾表示欢迎自己的老上司张勋回任安徽督军。后来北京政府用他项利益交换张作霖的同意，于9月16日发表命令，派张文生继任安徽督军，并提升李纯兼任长江巡阅使。

### 三 曹锟、张作霖召开天津会议。吴佩孚再度建议召开国民大会，引起张作霖的严重不满。曹锟通电撤回吴佩孚的东电

关于内阁问题，徐世昌与直奉两系军阀的意见也有分歧。徐想用自己的老朋友周树模组阁，曹锟推重直系元老王士珍，张作霖则建议仍请他的儿女亲家靳云鹏复职。

战争结束后，1920年7月23日靳到奉天与张作霖商谈时局善后问题。26日，靳、张偕同到天津，即电邀曹锟前来举行会议，曹锟于28日由保定前往天津。此时，李纯及各省军阀所派代表均已到齐，即于29日举行会议，决定三个问题：一、解散安福国会；二、请靳复职；三、取消上海和会。关于第二项，曹锟对张作霖作了重大的让步。

所谓天津会议，实际上就是要把一切国家大权都抓在几个大军阀的手里，由大军阀作出决定，交由北京政府遵照执行。徐世昌原来幻想在段祺瑞失败后做个有职有权的总统，此时才感觉到去了一个“太上政府”，又来了两个“太上政府”，甚至想用自己的亲信做内阁总理也都办不到。他接到天津会议的三个决定后，十分沮丧地向僚属们表示：“第一项我就办不到，因为总统没有解散国会的权力。”

天津会议前，有不少英美记者兴高采烈地跑到长辛店访问吴佩孚，吴向他们发表了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事的具体意见。他制定了一套国民大会提纲：国民大会采取“国民自决”的原则，由全国各县县农会、工会、商会、学生联合会各选一人为初选当选人，再由各省省农会、工会、商会、学生联合会在初选当选人中间进行复选，选出五分之一为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此项选举应在三个月内办理完毕。国民大会可以在上海或天津召开，在六个月内制定宪法，修改国会议员选举法，即行闭会。国民大会有

权审查历年来北京政府与外国所订的一切条约、密约，分别提出处理意见，他认为各国尊重中国人民的公意，必能接受办理。关于历年来所借外债及其用途，也应提交国民大会审查，并查抄安福祸首财产，提充善后经费。关于总统问题，他认为应由国民大会解决。谈到这里，西报记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张作霖通电中一再强调拥护总统，如果总统问题交由国民大会解决，岂不与张作霖的意见相左？”吴不假思索地说：“徐世昌未取得西南五省的承认，只算得半边总统、临时总统。我本人就是一个拥护总统的，但我所拥护的是全国人民所公认的总统而不是半边总统。”最后，吴谈到为了避免军人干政，自己不打算参加国民大会，他只能做一个国民大会的提案人。他已经向曹经略使提出此项建议，须待天津会议解决，然后通电全国征求同意。

关于内阁问题，吴在另一场合下表示应当先进行全国和平统一，然后组织正式内阁。

自从直皖战争结束以来，西方国家看中了吴佩孚是个可用的工具，都把他捧作中国惟一的“英雄”，在报纸上竭力加以渲染，而吴自己也就飘飘然自负为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吴对这次战争的估价和张作霖完全不同。张认为如果奉军不参加作战，直军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奉军参战是这次战争谁胜谁败的关键性问题。吴则认为奉军投机取巧，坐观成败，胜利的决定因素在于松林店一仗，而这一仗是他的汗马功劳。他又认为他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在政治上应当有极大的发言权，他的政治主张应当受到全国各方面的特别重视。

他完全没有想到这是他的主观幻想。张作霖从来不把他放在眼下。7月26日，张到天津的当天，就有一批西报记者跑到恒记德军衣庄来访问他，谈到吴佩孚，他轻蔑地说：“我所合作的是曹经略使。吴佩孚小小一个师长，全国就有几十个师长，而我手下也有好几个。”

天津会议没有讨论国民大会的问题。8月1日，吴通电全国发表了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这个电报发表，全国不少团体都感到兴奋，纷纷通电响应，单在上海就成立了国民大会筹备会、国民大会策进会等新兴团体。另一方面，这个电报立刻引起了徐世昌、靳云鹏、张作霖的激烈反对。徐世昌也和张作霖一样，认为吴佩孚职位卑小，言大而夸。靳云鹏悻悻地说：“召开国民大会，简直是要革我们的命！”张作霖把曹锟拉在一旁低声